



今年春天开始,普洱茶的价格悬崖一跃,至今跌声一片。有人把这件事和股市,还有普洱市6月3日的地震相提并论,虽然近乎玩笑,但是可见普洱“跌”之惨烈。据报载:一件30公斤的普洱茶,从最高的2.3万,降到目前9000元,跌了一万多元。保守估计,普洱茶市场在半年内蒸发340亿元(广州日报6月27日)。事实上,在上海茶市,某品牌普洱茶一件开价6000元也无人问津(文汇报7月5日)。

盛极必衰,真是天下至理。想当初,不过二三年的光景,普洱狂涨上百倍,成为茶界炙手可热的黑马,饮普洱茶成为身分和品位的象征,大有“开谈不说普洱茶,喝尽好茶亦枉然”的势头。像我这样不接受普洱茶的人还在想不通(有拙文《药,文物或者卡米拉》为证),谁知这种热早已

越过了“茶饮”的边界,越来越像大片上映前的宣传攻势。先是马帮进京“再现茶马古韵”,然后是一筒七子饼茶拍出160万元的天价,到今年3月还有“恭迎”队伍护送一块百年普洱穿越九省市的盛大活动。事情到了这个份上,就和喝茶没什么关系了。和普洱茶紧密相关的是这样一些字眼:经销权、捂盘、高价回收、抬高价格、炒家、散户、套牢……明白了吧。

这种疯狂,让我想起当年的君子兰和邮票,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。什么事只要陷入狂热,冷水浇头的结局就不远了。泡沫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,等待着的只能是爆裂。有朋友幽幽地叹:抚今追昔,情何以堪?我说:真是自作多情!普洱茶真正的“昔”是什么?普洱茶,黑茶(后发酵茶)的代表,形态上属于紧压茶,有各种形状。有消食去油功效。它的出身不过是蓬

门茅户的苦孩子,穷人都喝得起,草根得很,哪敢梦想日后的显赫富贵!这样一个本分孩子被涂脂抹粉、弄得面目皆非,看似风光其实可怜。

现在关于普洱茶的预测,有两种,一种是会回升,一种是不容乐观。凭直觉,我倾向于后一种。前几年的价格实在太离谱了,登高必跌重,这是一种滞后的惩罚,立即回升谈何容易。再者那些宣传,诸如包治百

病、无限期“越陈越好”引起部分受众心理反感,短时间内难以改变。(任何药物的有效成分都有有效期,即使在特定时段内越陈越好,到达顶点之后肯定就渐渐失效,君不见《红楼梦》中贾母的上等人参放久了也成了灰?)第三,那些炒家虽然还会再投资,但想必他们会“引领潮流”,去发现新大陆,才能吸引千万想致富的民众继续追随。故事的桥段可能

各异,但结局总是:有的人提着一桶金悄悄离开,众人如梦一场。

幸亏,这些和茶是不相干的。当初,茶馆老板们声称“喝得了普洱才是茶中九段”,专家们言之凿凿说普洱诸多“神效”,白领们纷纷学喝普洱茶证明自己髦得合时,商人们送礼必定首选普洱茶,机关里连司机都仿效一把手端起普洱茶的时候,普洱茶也只是普洱茶。如今,跌到一斤一百元都卖不出去,普洱茶店门可罗雀,普洱茶也还是普洱茶。它何尝热过?热的是人。更何尝疯过?疯的也是人。

忙的是人,茶是闲的。闹的是人,茶是静的。

喝早茶时边看报纸边头也不抬地说“普洱”的老茶客,吃多了就想起曹雪芹的吩咐、嚷嚷“回家沏碗普洱茶喝!”的食客,普洱茶和他们才是真正的知交呢。只是平常相对,却是贵贱不移、不离不弃。恭喜这样的人了,如今你们的普洱不再烫手,正可以缓缓饮之。



论语新读

白子超

『子畏于匡』

先进篇载:“子畏于匡,颜渊后。子曰:‘吾以女为死矣。’曰:‘子在,回何敢死!’”畏,围困、拘禁;后面没有宾语,带被动性,意为被围困、拘禁,这是古汉语常见的用法。字,同汝,第二人称。颜渊,名回,字子渊;同门师兄尊称其字,本人自称名。

孔子与随同弟子由卫国到陈国去,途经匡地。匡人曾经遭受鲁国季氏家臣阳虎的攻击、欺凌,而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虎,匡人误把孔子当成阳虎,于是围困、拘禁了孔子。失散的颜渊最后才来与老师会合,孔子说:“我以为你死了呢。”无疑,这是一句玩笑话。危难时拿死来开玩笑,非大智大勇、豁达乐观者不能。颜渊也极高明,回答令人叫绝:“老师您还健在,颜回怎么敢死!”此语堪称幽默经典。两千多年来不断有人稍改字词,加以仿用,终究只是东施效颦。场合不同,对象不同,气氛不同,心态不同,语气不同,幽默就变成了谄媚。

孔子并不少开玩笑,他另一次与颜渊开玩笑更精彩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,孔子在陈国、蔡国之间被两国的人围困于荒野(两国听说楚国准备聘用孔子,唯恐对自己不利)。结果,“在陈绝粮,从者病,莫能兴。”(卫灵公篇)弟子们大都生病,无精打采,以至倒地不起。可是,“孔子讲诵弦歌不衰。”照常讲课,诵诗,弹琴,唱歌。孔子绝不仅仅是以身作则,鼓舞士气,而主要是他达观的本性所致。就如后来孔子到楚国负函,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为人,子路未答,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:“女奚不曰:‘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’”(述而篇)

孔子“乐以忘忧”,却很清楚绝粮、生病的弟子们心有怨气、怒气。他有意召子路问了一个问题,子路回答不好,孔子严肃地教育了他。子路走后,子贡过来,孔子用同一个问题发问,子贡回答得尚可,但未领会真谛,孔子也严肃地教育了他。子贡走后,颜渊过来,孔子又问同一问题,颜渊的回答意趣高远,“孔子欣然笑曰:‘有是哉?颜氏之子!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’”真是这样吗?你这个颇家的后生!假使你有很多财产,我就做你的总管。谁会想到孔子会开这样的玩笑?绝对叫人惊讶。孔子在比自己小三十岁(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的颜渊面前,诚然是父辈,是老师,可此时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?孔子平易,和蔼,可亲,风趣,完全把颜渊当成了忘年交的密友,令人十分感动,不过,幽默只有在懂得幽默的人面前才是幽默,这也正是孔子不和子路开这种玩笑的原因。

孔子的幽默在他自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孔子由宋国到郑国去,与弟子们走失,一个人立在郑国城东门。子贡焦急地寻找,一个郑国人告诉子贡,城东门有一个人,额头像尧,后颈像皋陶,肩膀像子产,可是腰以下比禹短三寸,狼狈得像丧家狗。子贡找到孔子后如实相告,“孔子欣然笑曰:‘形状,末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,然哉!然哉!’”外在形状如何,那是不重要的;要说我像丧家狗,可真是啊!可真是啊!自嘲的幽默举重若轻,出人意料,意味深长,是一种超然的达观,是一种天地的胸襟,是一种高级的智慧。

孔子的形象本来十分丰满,汉武帝时开始变得单调起来,且年甚一年,到“五四运动”前只剩下高高在上的圣人形象和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形象。这是险恶的统治者造成的,也是僵化的儒生们造成的。同时,也可以说还是芸芸众生的盲目造成的。



『高效安眠药』

罗伟国

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孤独的老太太,自称“神经衰弱”,长期以来,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。

一天晚上,她突然发现药瓶里一片安眠药都没有了,急得不得了,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这时药店早就“打烊”(上海话对店铺夜间收市的称法),她只得敲开一家家邻居的门,询问有没有安眠药,但回答都是“没有”,真使她失望。

她从底层一直走到六楼,带着一丝希望敲开了最后一家邻居的门,开门的是一个长得十分潇洒的小伙子,聪明而又善解人意。他不忍心使老太太失望,拿出一片维生素C对她说:“这是一种新出的高效安眠药,保你吃了以后美美地睡个安稳觉。”

老太太如获至宝,再三称谢。回家后吞下药片,当晚果然睡了好个觉,天亮后醒来,头脑清醒,精神充沛。她觉得小伙子的药比她平时吃的药要好得多,于是,就天天晚上都要到小伙子那儿讨一片药吃,而且睡得又香又甜。

这位老太太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安眠药的依赖,就怕不服药睡不着觉——这是一种心理障碍。小伙子给她的虽是维生素C,却说是“高效安眠药”,这就给了她一个暗示:这药比我平时吃的药疗效好。这样一来,她就美美地睡着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小伙子的方法很巧妙,调整了老太太的心态,就使她的失眠症不治而愈。

如果他也和大家一样,对那位老太太说没有安眠药,那将会使她继续失眠。

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,必须灵活处理。如果用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来处理复杂的事情,就会显得力不从心。

1944年8月,16岁的付连仓在地下党村长的带领下,到八路军根据地参军。当时家里特别穷,参军时还是借嫂子的一条裤子,直到部队后发了军装才将裤子还给嫂子。当时在山东,他主要参加了打击日伪军的战斗。

在1945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里,日伪军聚集了250多人对赵博县汪庄进行扫荡。当时地里的麦子都已经割完,到处都是麦堆。接到侦察员的消息,他们大队的所有人员火速增援汪庄。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埋伏起来,有的在地道里,有的在麦堆后面,就等待着敌人的到来。果然,没过多久,敌军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眼看着敌军即将进入我军的伏击圈,付连仓的心情激动极了,真想马上就打死这些可恶的侵略者,可是大局当前,他必须克制着内

为了这个鹰,我放弃了搬迁良机,妻恼了,儿吵吵,我可离不开它呀,我心中一个强者的模型。

高山仰止



蔡海平 作

“大火流金,天地为炉。汝于是时,伊周大儒”。明人方孝孺《扇赞》中的这几句话,简直把赤日炎炎下扇子的作用比喻为救民于水深火热中的伊尹、周公。到了现在,尽管它的实用性有所减少,而随着扇面画这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的出现,其审美性却日益丰富起来。每当夏夜临风,或三五好友相聚,手持折扇,展读好诗,品评佳画,自然成了莫大的艺术享受。

近日,我走进中年山水画家蔡海平先生的“侔莫斋”,他正在为上海香山画院即将举办的扇面博览会准备展品。海平告诉我,折扇虽小,画起来并不容易。由于形制的特殊性,以及必须经得起就近把玩,反复观赏,所以旧时画家订润例,有“一尺作两尺”的规定,明代的祝枝山还把画扇面形容成“美女舞于瓦砾”。这对画家的艺术才华,无疑是个考验。

不过,蔡海平经得起考验。他从早年起就一直追随山水画家伏文彦,深得乃师“大风堂(指张大千)弟子中能以大千笔

法作自己画”的影响,加上常年坚持写生,因此作品气势雄浑,笔墨厚重,感情强烈,能在传统基础上时出新意,既是造化自然的写照,又是画家内心的抒发。由此画出来的,自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和经得起他们挑剔了。

这些年来,海平不断在扇面画领域里探索,越发得心应手。他的扇面画,兼工带写,意境深远,曾多次参加上海美协海墨画会和香山画院等组织的扇面展览,得到画家同行、收藏者和普通公众的好评。

试以他去年创作并为豫园管理处收藏的山水扇面《高山仰止》为例。这幅画以苍劲的笔墨描绘出了重重叠叠、险峻巍峨的雄浑景色。近处,一正一欹两棵松树和参差起伏的巨石杂树,跟背后陡峭的高山,构成横向和纵向的延伸,给人一种高山仰止和咫尺千里的感受。图左的大片云雾空蒙之气,又与右方纷繁的山木树石之间形成一虚一实的强烈对比,增添了空寂灵动的气氛。在色彩上,则多次渲染,层层着色,却色墨不相掩,在厚重中显示出画家的艺术才华。

气势雄浑 笔墨厚重

华振鹤



还乡团悬赏50块大洋抓他

徐连宗 印在野

敌人的碉堡飞上了西天,受伤的日伪军鬼哭狼嚎,他们团顺利通过要道。在全团总结表彰大会上,团首长给付连仓记了二等功一次,并奖励毛巾一条,牙粉一盒,牙刷一把。

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,付连仓所在的鲁南军区八师二十三团三营十一连,为了适应斗争形势,准确把握敌情,八

组成员,共三人,每人携带从国民党部队那里弄来的黄柄子手榴弹4颗,捆在一起。他一会儿匍匐前进,一会儿跃起奔跑,以迅猛的速度接近了敌人碉堡,拿起捆好的手榴弹,踢开碉堡门,将手榴弹扔了进去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

那么多国民党兵,撒腿便往高粱地里跑,敌人在后面开枪,跑了一段路发现前面有人,心想这下完了,无路可跑了,定眼一看,原来是他们的侦察排长来迎接。马上向部队首长报告,东、南、北都已被国民党部队控制,只能向西转移,这样部队安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时光飞逝,一转眼几年过去了,村里和付连仓一起参军的5个人,有4个人牺牲在战场。直到后来,他才知道,就在他参军后不久,还乡团曾在他家乡到处张贴布告:谁能提供付连仓藏身处或抓住他,赏大洋50块。“有时候想想还挺得意的,他的脑袋还值50块大洋。”现在,老人说起这段事,还经常这样开玩笑地说。

十日谈

烽火记忆

当了一回大老板,原来是化装侦察。